

新悦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敏 图/受访者提供

曾几何时,城中多了一群拖箱背包的老年人。他们或成群结伴,或独自出发,来到城市高处或野外空旷的地方,从背包里掏出一架无人机,小心翼翼地放在平坦的地上,双手斜八字转动遥控器上的摇杆,顷刻间小飞机飞升几百米。他们熟练地操作着无人机,将平常难以欣赏到的高空美景以视频或照片的方式尽收眼底。

此刻的喜悦还不够,最让这些老年人兴奋的,是将这些素材剪辑成精美的视频,放在社交媒体平台与众人分享,感受着自己的创作被更多人认可的喜悦。

没错,如今操控无人机不再是年轻人或职业摄影师的专属领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扛起了玩转航拍的大旗,他们不逐名利,只为热爱,让人们见证了他们飞越新高度的退休人生。



玩航拍的老年人在宏城公园放飞梦想



伍国新与妻子同练无人机

不跳广场舞玩航拍? 退休人生因热爱而精彩

老年航拍族: 逐梦的翅膀 正年轻

短视频火爆背后的老年创作者

随着短视频应用的普及,短视频逐渐成为老年人退休生活的新消遣,为老年人获取知识、社交娱乐、展示自我提供了新途径。而无人机经过多年发展普及,和相机结合,成为了提供短视频素材的最佳工具,在老年群体尤其是男性中受到极大追捧。近年,短视频制作成为了不少老年大学最火的课程,不少商业拍摄机构也纷纷开起了针对老年人的航拍采风课程,旅行社也出现了为老年人群体定制的旅拍线路,老年人航拍群体正不断壮大。

年逾古稀的伍国新和徐建昌正是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相识于广州越秀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影像艺术班。两位长者对摄影和视频制作有着极大的热情,他们在课程班一拍即合,经常相约外出拍摄,合作拍

出了不少好片子,其中之一便是2021年他们一起搭档完成的“广州海心桥桥身拱顺利合龙”的视频。这条视频给伍国新的微信视频号带来了24万点击量,更让两位七旬老人成为视频平台的“网红”。谈起创作过程,伍国新说:“海心桥还在建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默默关注,认为它一定会成为广州的新地标。每天都在等记录桥身合龙的高光时刻。”没想到合龙当天,伍国新刚好痛风发作,没法前往现场。于是他赶紧向好友徐建昌求救。徐建昌火速赶到了现场,用无人机拍下了珍贵的影像,出租车把素材送给伍国新。伍国新在家撑着拐杖发热的身体,立刻把这一素材剪辑制作好视频,刚好赶上当晚与电视台播出新闻同时推出,让更多人及时认识了广州的这张新名片。

老年航拍战队活力四射

伍国新和徐建昌是活跃在广州老年航拍爱好者群中的两位发烧友。相信第一次见到伍国新和徐建昌的人,都会惊讶他们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两人思维敏捷,体力充沛,提起航拍和视频制作的话题滔滔不绝。

说起何时种航拍,徐建昌说:“我从2019年才开始接触无人机,起初只是对摄影和制作视频感兴趣,但是后来发现只停留在平拍的角度,视频的呈现不够丰富,很想看看俯拍的风景,于是便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无人机。”

没想到拥有了无人机之后,徐建昌也随即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每次出游采风,他都会带上无人机,热情邀请同行的人一起试玩,不知不觉,他的航拍微信群逐渐壮大。徐建昌自豪地说:“我们航拍小圈子有40多部无人机,每次只要想

出游拍片,基本上不怎么花费力气就能成团。”

这群银发族们不光拍摄广州美景,还自发组团,策划旅拍线路,带领着身边的行摄爱好同龄人游山玩水,收录各种美景,他们笑称:即使足迹远至甘南,海拔三千米以上也面不红、气不喘。每次出行前,他们设计线路,研究旅游资源,规划出行安排,精心选景……志同道合的老人家们“一人一机”,结伴而行,将退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航拍群里,女飞手的身影也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女性老年人尽管身兼照顾孙辈、父母以及丈夫等家庭事务,仍然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航拍,并亲自动手制作视频、微电影。谁说奶奶辈的人只能带孙子,跳广场舞?老年女飞手们用作品证明了“原来人生还有许多可能性。”



航拍玩家徐建昌在放飞无人机



瘦西湖秋色(余立富 摄)



航拍玩家余立富用作品表达对花城的热爱

热爱无分年龄 创作没有极限

尽管无人机的老年玩家越来越多,但跟年轻一族比,他们从航拍中感受到的乐趣却并不建立在展现眼花缭乱的航拍技巧上。在他们看来,行摄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态度,热爱无分年龄,创作没有极限;影像世界五彩纷呈,不管是数码还是胶片,旅拍还是航拍,既有专业的大师玩法,也有中老年业余玩家的潇洒,没有高下之分,每一个认真完成的作品都值得尊重。

今年刚从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岗位荣休的余立富,也是一位资深的航拍业余玩家,使用无人机已经四五年。他的无人机,几乎每周都会使用一次。在他的视频号上,有超过80个精彩作品,画面及配乐均十分考究,而大部分的作品都能看见航拍的画面。

他认为,无人机看到的风景应成为让视频作品锦上添花的元素,需要精巧的构思,而非炫技的花哨。余立富称自己是一个记录者,喜欢从周遭的事物出发还原场景,表达当下的心境。在他的视频号里,观众足以窥见他对花城的热爱:有白天鹅在2021年广州疫情时的爱心亮灯片断,有珠江的夕照,云雾中的小蛮腰,也记录了广州名厨们出神入化的厨艺。

当被问及拍摄、视频创作的将来计划时,这些老年人迫不及待地分享了他们的拍摄大计。对广州满怀热爱的余立富说:“我现在退休了,想整理一个关于花城系列的视频,展现广州在12个月里不同的标志式美景。”伍国新则表示,疫情前自己就游历了30多个国家,攒积了200万G的素材,是时候好好把这些经历分享给更多喜爱旅游的人。

不愁老之将至,去做一个有趣的人,从生活中寻找乐趣与更多可能,是这群热爱影像、热爱分享的老年航拍爱好者的共同心愿。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也能怀着赤子之心感受时代的脉搏,让逐梦的翅膀飞越更高。

十四载用镜头看羊城 从花中寻觅岭南故事



石门森林公园美景

“花”点时间,读懂城市

三月的中山纪念堂木棉怒放,四月的珠江新城倾城芬芳,五月的白云山脚梅花芬芳,六月的岭南第一楼凤凰凤舞……五月底,“大写岭南”的两位主创人史丹妮和耳东尘带着《花与城》展览在广州无限极广场重回大众视野——数十张摄影作品展现花城之勃勃生机,而12张插画作品,一月一花一景,史丹妮和摄影师耳东尘以花为视角,将广州每个月某一角落的最美瞬间定格,用花的语言诉说着羊城之美。

岭南有许多独特的建筑村落,也有多彩的民俗文化,为何要以花作为观察与记录岭南的主角?“至少大众能看得懂。”在史丹妮眼中,花的生命有多层价值,除了被观赏,还是广州城市命脉的见证者,“相比起岭南建筑、广东民俗这些大众需要有一定体验和阅历才能理解的事物,花在他们身边随处可见,但以花为媒介,同样能追溯岭南命脉。”

一花一世界。当花的根牢牢植根入土地,经过岁月洗礼,依旧绽放,便与岭南这片土地共生共荣。史丹妮和耳东尘的作品同样根植于岭南热潮湿的土地,每一张照片散发着岭南的生气。“通过追溯花生长的地域,慢慢会发现先辈的活动轨迹。”史丹妮说,“我们看到榕树茂密生长的地方或许曾经是码头,浓荫之下是船夫歇脚的地方,或许是先辈聚居之地;从龙眼、荔枝、青梅等作物能追溯某个村落的经济发展。”

慢一点,发掘岭南生机

在淘金这片城中繁华之地,史丹妮和耳东尘的工作室花草葱郁,满墙书籍,两只小猫在此惬意休息,墙上挂有主人游走岭南的足迹,木桌上的一壶醇香的茶茶香袅袅,时间仿佛在此凝固,一切都变得慢下来。

慢下来,是史丹妮推崇的生活态度,也是她和摄影师耳东尘选择看岭南乡土的方式。“以花看岭南,背后也有学问,植物的科属、栽种方式、功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等问题,需要我慢慢研究,读一片土地的故事,需要慢下来才能读懂。”史丹妮说。2022年,他们合作推出了《广州漫步笔记》,用镜头与文字记录着两人走街串巷、探鸟寻花的种种片断,他们希望藉此让人们慢下来,发现这座城市的四时美好。

为此,每年史丹妮和耳东尘都有拍花的心愿清单,前年和去年他们完成了夜间开花的玉蕊拍摄。史丹妮回忆起在广东树木公园、华南植物园和珠江公园的夜间行动:“夜间潜入公园,在寂静的园子里与蚊虫作伴,静等梦一般的玉蕊‘哗啦’绽放,一连看了三场,每一场都觉得很满足。”“拍摄地点往往是远离城市的乡间、郊野,只能靠双腿步行,摄影器材沉重、路程遥远导致的体力透支是常事……”慢步岭南的每一处角落,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历让史丹妮难以忘怀:“曾经为了拍广州最高山峰天顶的杜鹃花走了12小时山路,餐食无法及时保障都是小事,有时候走在偏僻山径上,差点踩到野猪粪,摔伤、晒伤这些都不值一提了。晚上导图看成品,有时候欣慰开心,有时候也会因设错参数、跑焦而猛拍自己大腿……”

走着走着,让史丹妮找到历史时光的线头,越理越有意思,把自己对岭南的体悟聚集在每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有血有肉。在《花与城》展览中,一张由耳东尘操作无人机航拍增城二龙山照片令她印象深刻,木油桐花冠白胜雪,美得出尘。“这让我想起,人们曾依赖木油桐榨出的桐油涂抹木器家具,虽然它被工业化化合物替代了,但依旧是山林里的主人,只是被遗忘了。”史丹妮从小生活在广州,几十年的生活经历让她觉得自己还不算是“老广”,她还要探索、追溯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我只是一个永远满怀好奇心和热爱岭南的记录者,摄影或文字都是记录工具。”出生在江西的耳东尘痴迷于岭南的老村和旧物,那是童年的回忆,成年后的精神寄托:“工作于此,热爱于此。苏轼有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增城二龙山木油桐花树绽放

增城二龙山木油桐花树绽放

读城·人文广州

寻古问今:

书香气韵 流水井古巷里的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漫步广州西湖路,林立的商铺与拥挤的人潮映入眼帘。若有心寻觅,从光明广场对面的流水井牌坊走进,你会发现,百年前的书院群便潜藏于此。如今,不少年轻人爱到流水井书院文化街区怀旧打卡,透过石碑上影影绰绰的字迹,仿佛还能窥见往日的书香气韵,听见过去学子们的琅琅读书声。



繁华闹市中飘出的书香

连绵的青砖、古朴的院墙、醒目的牌坊……置身流水井书院文化街区,一眼望去,小巷每隔二十余米就会立一处牌坊,且每个牌坊上写着书院之名,“庐江书院”“西湖书院”“濂溪书院”等沉淀于街巷深处的历史古迹,为广州保留一缕专属的城市记忆。据《广州越秀古书院》记

载,清代广州的书院在数量上位居全国之首。在如今北京路附近以流水井、大小马站为核心的3平方公里区域内,数百家书院曾集中分布。“古时的广州虽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却有着全国最多的清代书院,这和广州繁荣的商业息息相关。”居住在流水井逾60年的老人讲述道,书院历经百载,在这

改造活化吸引年轻人

这里如今已改造成岭南金融博物馆,有了更富文化内涵的看点。流水井,不但是广州人记忆中的百年古巷,亦是至今居民们日常生活的载体。不论是庐江书院改造而成的岭南金融博物馆,还是周边青云书院活化后的

咖啡馆,焕发新生的古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驻足停留。在这里,不时可以遇见前来拍摄游玩、在咖啡馆里感受岁月静好的年轻人,古与今时空交错,这条承载了广州骄傲的巷,仍默默地延续着岭南务实、兼容、创新之风。

焕发新生的古巷吸引着年轻人驻足停留

座千年商都的闹市中仍飘散书香。



流水井古巷里曾聚集清代多家书院